



藤萍最新作品

中华异想集

WU DE WANG

我的

藤萍◎著

百鬼夜行、妖魔鬼怪、灵异事件、在惊悚悬疑中，有不一样的精彩。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我的王

藤萍

内容简介

梦幻的夜半歌声传来，古老的校园突然变得神秘莫测起来。神秘人鱼突然出现，带来的到底是灾难还是传说中的长生盛宴？百鬼夜行的都市里，吟唱声轻轻回荡。学校洗手间的镜子里长出的怪手，沐浴后身上会现金色鱼鳞花纹的女生，阳光下撑着红伞行走的老鬼，午夜出遁的俊逸吸血鬼，走过飘来蔷薇花香的清雅男生，长得颠倒众生妖魅天下的狐族王子，齐聚人间，是为了长生的人鱼，还是为了王位？

花雨为藤萍作品的唯一合法拥有人，请爱书爱花雨爱藤萍的读者及时向出版部门举报假冒藤萍的违法可耻行为，奖励金为举报人享有。

目录

卷一 我的妖

- 楔子 谁在月光下唱吟
- 第一章 突然出现的男子
- 第二章 嫉妒
- 第三章 夜袭
- 第四章 不请自来的客人
- 第五章 他的秘密
- 第六章 不要离开我
- 第七章 靠在你身边
- 第八章 致命危机
- 第九章 终极 PK
- 尾声 寻人游戏

番外一

卷二 我的王

- 楔子 新来的转学生
- 第一章 镜子里的手
- 第二章 夜访吸血鬼
- 第三章 神秘人的拦截
- 第四章 谁比谁任性
- 第五章 蛊惑
- 第六章 躲避
- 第七章 代价
- 第八章 追来的幸福
- 尾声 受虐待的美少年

卷一 我的妖

楔子 谁在月光下唱吟

满月，清辉的夜晚。

偌大的校园里寂然无声，教学楼宿舍楼图书馆尽数掩映在朦胧的夜色中，因为月光的关系，它们仿佛带上了一层淡淡的毛边儿，泛着诡异又莫测的阴影，最近新修的游泳馆终于停工使用，搅扰众人多日的噪音也全数消失，难得的一个安静的夜晚，陷入黑甜乡的众人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了。

似有若无的歌声就在这个时刻若隐若现地响了起来。

轻轻的，柔柔的，听不出具体唱的是什么，但是曲调却意外的和缓空灵，仿佛带着致眠的力量一般，让人不自觉地黑甜乡中陷得更深更远。

歌声悠扬，凌空散了出去，有如世上最动听的旋律。

像是被突然释放了天性，歌声里隐约透露出一种挣脱了束缚般的喜悦，又或许只是从嗓子里发出的无意识的轻吟，却莫名地带着扣人心弦的魔力。

越想抗拒它，便陷得愈深。

校园的小径上，慢慢走过来一个睡意朦胧的男人，手里拿了一支电筒，一边打着呵欠，一边揉着眼睛，手中的电筒随意地东照西照，借着那淡淡的暗黄色光束，能看得到他身上的保安服被胡乱地套在了身上，看来是学校巡夜的保安。

夜色中，轻轻的吟唱声随风传开，他停下了脚步，脸上露出了惊疑的表情。

刚才他就是在睡梦中听到了这种声音才被惊醒的，开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绕着校园转了半圈正想放弃，那奇怪的声音却又响了起来。

侧耳静听了片刻，他抬脚疑惑地朝学校游泳馆走去，最近学校要办运动会，正好也增加了游泳这个项目，所以新修的游泳馆刚好派上用场，前两天已经正式开放了。

校游泳馆。

似有若无的歌声在他渐渐靠近游泳馆时终于清晰了起来，他在落地玻璃门外站了半晌，最终鼓起勇气推开了门，馆内轻柔的月光刺激得他忍不住眯了下眼睛。

吟唱声轻轻回荡在游泳馆内，池水中波光粼粼，依稀有什么东西在水中闪现，男人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只觉得手脚发软，背心上一阵凉一阵热的，好像突然间患上了什么奇怪的病一样。

哗哗的水声愈加清晰，空气中的吟唱之声绵绵不绝于耳，男人终于鼓起了勇气朝泳池前走去，手中的电筒也随之指向那个方向，口中大声地喝问了一句：“什么人？”

泳池中陡然传来激烈的哗哗声，随即水中不知道蹿上来一个什么东西，“啪”的一声后，男人只觉得头上被什么东西重重一击，甩得满脸都是水，然后两眼一翻，晕倒在地，手电筒“砰”的一声砸到地下，上面的玻璃顿时裂出了无数细小的缝隙。

还是看见了……

那是——

鱼尾！

金色的、仿佛凝聚着这世上最华美光彩的鱼尾……

第一章 突然出现的男子

原来的七彩闷热世界在一瞬间变为黑白两色后，随即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绯红血雾，身体也变得轻飘飘的，从她的角度居然可以看到那辆撞她的货车车厢顶。

那一刻，她清晰地看到路人惊诧地瞪大了眼睛，因为面前突然发生的车祸惨剧目瞪口呆，直到她被重重地砸到地上，“砰”的一声，随后滚了几滚，不动了，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抄紧手里的对讲机飞奔了过去。

“小浣，你没事吧？”她只记得，那个时刻，有一个人出现，俯下身抱起了她。

淡淡的蔷薇花香……

她的脑袋在嗡嗡作响，想试着睁开眼睛，却发现无论她怎么用力，都无法看清这个抱住她的人是什么样子。

可是，好熟悉……好熟悉的味道。

他是谁，为什么知道她的名字？

勉强弯起嘴角，一阵莫名的眩晕疼痛袭来，最后一抹残存的意识也终于因为她的昏迷而被沉沉拖入永不见天日的黑暗中。

那么现在呢？

为什么她的眼前还是一片漆黑？

雪白的墙，雪白的床单，穿着洗得白到闪眼的大褂的男人，认真端详着坐在病床边上的女孩的眼睛，拿起手边的医用电筒，再一次仔细查看，最后还是叹了口气，无奈地摇了摇头。

“医生，我的眼睛是不是暂时看不到东西了？”对于一个因为意外而失明的人来说，她的表现委实太冷静了一点，美丽的脸上带着与年龄不太符合的浅笑。

医生抬头看了她一眼，微微一叹，觉得自己同面前的女孩比起来，似乎她的心理年龄比自己还要大，这么冷静镇定，不得不让人佩服，“小姑娘，你的眼睛实际上是好好的，没有出现任何眼角膜受损的状况，至于你为什么看不到，我们只能大致推断是你的脑部受到重击，产生的淤血压迫到了视神经，或许等淤血散了，你的眼睛也就能看到东西了。”

“那么我要等多久？”她挑了一下眉，依旧很冷静，似乎在说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一样，又或者谈论的根本就是别人。

太冷情了，对面的医生忍不住又是一叹，这女孩这种性格，也怪不得从入院到现在，几乎没什么人来看她，不过她的眼睛……“或许很快，但是也可能需要很长时间，”他委婉地开口，“希望你能做好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外伤，现在已经没有大碍了，随时可以出院。”

“我知道了。”听医生这么一说，她随即站起身来，就要摸索着自己去办出院手续。

“花浣。”门外的声音虽然细细怯怯的，但是说话的人动作却很快，这边话音刚落，那边人已经走了进来，伸手把她拉回房内坐好，然后看向医生，“我帮她办出院手续。”

说话的是个相貌清秀的女生，一看便是那种很安静很内向的人，站在人群里，通常不起眼，像路边随处可见的小白花，自有它的一份美丽。

对面的医生看见她也笑了起来，“你来了？正好，那你跟我一块儿去办出院手续吧。”

其实他并不太清楚面前这两个女孩子的关系，据说是同学，但是说是朋友，似乎这个叫花浣的丫头对她又不冷不热……

“好的。”对面的女孩子微微一笑，眯起了眼睛。

一直没说话的花浣这时候突然开口：“谢谢你，青青。”

“不客气，应该的。”叫做青青的女孩不好意思地开口，然后就跟着医生出去了。

病房里的花浣突然微微一笑，明眸依稀流转，丝毫想象不到她现在根本看不到任何东西，伸手摸索着她自己刚刚整理好的东西，手指触到行李袋里一把奇异的红色雨伞后，她伸手把

它撑开，一团青烟随之淡淡散开。

那把伞是竹制的，奇异的红色伞面，虽然看起来古古怪怪的，但是谁能想到里面确实寄住着一只老鬼？

“丫头，你还真是不可爱。”烟雾散后，半飘在空中的老男人凉凉地开口。

她含笑收起伞，任他自由活动。

想来他还是那个老样子吧，身着黄马褂，头戴孔雀翎，两脚离地一晃两晃，还好普通人根本没办法看到他，不然不早就被他吓死了。

“我又怎么了？”她不在意地微笑。

“对任何人都不冷不热的，人家这么些天一直在照顾你，你就只会说谢谢？”老男人干脆盘膝坐下，飘在她对面正好面对她。

她不在意地开口：“接触太多，就会在意对方。”

“那有什么不好？”那只老鬼依旧聒噪。

她微微一笑，“失去的时候就会更失望更痛苦。”

“难道像你这样就好了？”老鬼很不服气地嘟囔，一转眼飞到她身后，却被她毫不留情地拍到一边去。

“你不懂。”她一笑，“暂时放你自由活动，充当我的眼睛，等过一阵子我应该就习惯了。”

“对不起，”一说到这个，老鬼也不由得面带愧色，“若不是我要你救我家的重重重孙子，你也不至于被车撞了。”

“你是在愧疚吗？干吗这样说？”她突然没好气地开口。

但是对面的老鬼却看得清楚，她的神情明明就带着点不自然的狼狈。

臭丫头，脾气和嘴巴一样硬。

“花浣，咱们走吧。”匆匆办完了出院手续，叫青青的女生又急急忙忙地赶了回来。

“嗯，我现在应该回去办一下休学手续才对，”她点点头，随即又笑起来，“但是在那之前，我要好好地洗个澡才是。”

说洗澡也不全对，不知道为什么，她现在总觉得自己仿佛在严重缺水，真是莫名其妙，总觉得皮肤发干，似乎现在不下水的话，身体里的血液也要蒸发出去一样。

很奇怪的感觉。

“也对，好好洗个澡，把坏运气全部都赶跑。”程青莞尔一笑，认真地点了点头。

她是没办法看到，不然要是知道自己身后有个古怪的家伙大做鬼脸的话，她一定会吓到昏倒。

“好了，咱们走吧。”挽起花浣的手，程青小心翼翼地带着她出门下楼。

“谢谢你。”花浣突然想起有件事应该问一下她，“青青，你有没有见过那天送我来医院的人？”

“送你来医院的人？”程青凝神开始回忆，但是最后还是无奈地摇了摇头，“没有，我只见过交通警察在这儿。”

“这样哦。”花浣叹了口气，语气里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失望，倒带着点怅惘的味道。

“怎么了？”程青疑惑地看着她。

“没什么。”她扬起唇角，带上那抹习惯性的微笑。

或许是她太多心了吧。

几分钟后，一个男人走进了3417号病房。

床上空无一人，床单似乎是刚刚换洗过的，整齐而干净，一点儿也看不到有人曾经在此逗留的痕迹。

“先生，你找哪位？”一个当班的护士经过，随口问了一句。

男人回头，浅浅向她颌首，“我想问一下这间房里的病人去哪里了？”

他的眼神很轻很柔，意外的干净清爽，微微笑起来的时候，有一种闲花淡淡春的感觉，小护士忍不住在心里称赞了一声，这才微红着脸回答他：“3417房的病人好像已经出院了。”

“出院了？”男人愣了一下，有些懊恼，随即对小护士一笑，“谢谢。”

“不……不客气。”小护士立即变得晕陶陶的，红着脸看着面前的男人转身离开。

好好看的男人哦。

尚德学园。

极具特色的雕花铁门，校道两旁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梧桐，花圃里不知名或知名的花开得正好，草坪更是被打扫得干净整齐，无愧于这个被称为“花园式”学府的门面。

这是本市历史最悠久也最负盛名的高校之一，占地面积广口碑又极佳，所以每年报考此校的学生总是多如过江之鲤。

所以花浣有时候总在想自己虽然整体运气差了一点，但是考试运倒还是不错的。

回到了已经住了一年的宿舍，花浣长长地吁了口气，真好，还是熟悉的环境让人来得轻松。

进了屋子，依旧将那红伞撑开放在一边，曾家那只老鬼立即飞了出来，来来回回几个大穿梭后才停了下来，最后飘在天花板下看着下面的两个小女生忙碌。

“我先去打瓶水，你在屋里坐一会儿，等我回来再帮你收拾衣服。”把花浣拉到床边坐下，程青拿了水瓶下楼打水。

听到她的脚步声远去，花浣站起身来，开始摸索着收拾自己的东西。

“她不是说了让你等她回来吗？”曾庆之，也就是那只老鬼疑惑地开了口。

“我自己能收拾好。”花浣摇了摇头，慢慢地收拾着手里的东西，完全是凭着手感来做这些事情。

“如果不是为了我，你也不至于……”看到她跌跌撞撞的样子，曾庆之内疚异常，只好不停口地提醒她该怎么才能不撞到屋子里的东西。

“停！”花浣连忙打断的话，制止他泛滥的愧疚心，“这样也好，免得总是看到你们这样不干不净的‘非人类’，眼不见为净，也算是帮了我的忙了。”

曾庆之真不知道是该为她的出言不逊而生气，还是应该为她受了这样的打击却没有任何沮丧颓废之态而高兴，所以最后他只好决定大人不计小人过。

“其实我突然发现，失明也没有什么不好，或许是以前我看到的東西太多了，所以现在老天让我少看一点。”过了片刻，花浣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曾庆之皱了下眉毛，随即醒悟过来，早就死了百多年的心居然感到暖了一下，这丫头，安慰人还要把自己说的一副置身世外的样子，“大夫不是说了嘛，或许很快就好了。”

花浣却笑了，“我才不担心呢，反正我常常倒霉，走路上会被脚踏车撞到，大晴天会被雨淋，在楼下走会被花盆砸……不过我还不是好好地活到现在？这次只是暂时性失明罢了，我没什么想不开的。”

曾庆之却叹了口气，看她兀自忙碌。

说真的，这丫头还真邪门，不仅能以常人之身看到他们这些“不干不净”的孤魂野鬼，她的倒楣运更是让人叹为观止，就说这次车祸，他明明就沒有任何预感她会出事，可是她却莫名其妙就失明了。

揪着自己胸前的朝珠，曾庆之实在是郁闷无比。

“行，没问题……好的，就这么说定了……好的，咱们下午多功能教室见。”宿舍外面突然传过来一个过分上扬的声音，似乎连笑声都带着点不可一世的味道，那女生一边走一边打电话，说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她已经推门进屋，因为偏着脸，所以一时没有看到脚下的东西，结果就被绊了一下，差点把手里的手机摔到地上，她眉头一皱，“啪”的一声合上了手机，一脚就把那害她差点摔跤的红伞踢到了一边去，看得曾庆之气愤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谁把东西乱丢啊，真是烦死了。”皱起一双勾画精致的眉，进门的女生把屋里的花浣当空气一样自动忽略。

曾庆之连忙飞到花浣身旁告诉她当前的状况，花浣微微皱了下眉，随即开口：“抱歉，是我没有注意。”

对面的女生看了她一眼，嘴角带着笑，说出来的话却不好听：“也是，眼睛都瞎了，当然注意不到这些。”

曾庆之头疼地看着对面的女生，暗自揣测上辈子花浣是不是跟这个叫林美的女生结过什么深仇大恨，不然怎么她们一碰到，就老是跟像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似的呢？

看这丫头说的话，嘴巴真毒。

“看不到也好，正好省得看到那些不人不鬼的东西。”花浣微微一笑。

林美脸一僵，然后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又笑了一下，这才开口：“对了，话剧社邀我去排《西北有高楼》。”她眉一挑，眼睛一斜，轻松地勾勒出一个笑容。

花浣却笑得优雅，“恭喜你，总是跟在我后头捡东西。”

“你……”林美“蹭”的一下火气就上来了，仿佛被一把火轰着，烧得她咬牙切齿，“花浣你少得意，眼睛都瞎了还那么嚣张，迟早会撞鬼，别以为你有多了不起，我林美绝对不会比你差。”

花浣却依旧平静地笑，“我瞎不瞎不关你的事，你好不好更不关我的事情，你想乱吠的话没问题，开门出去，别在我面前就成。”

“你……”林美被她噎到无话可说，却又不甚服气，一张脸顿时青青白白。

再没有任何人比花浣更让她讨厌的了！

这种厌恶，说不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或许是从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滋生了吧。

她做惯了高高在上的女王，所以绝对无法容忍别人身上的光明可以与她产生足以抗衡的力量。

只有她，花浣，打破了她引以为傲的平衡。

明明她不热情，也不主动，更没有刻意做什么，但是她却依然在人群里光彩夺目，学习、运动、社交，所有她想要的一切，因为有她的出现，导致她沦为可笑的候补者。

所以，她们永远不可能是朋友……

“花浣，我回来了。”门外，传来同宿舍的女生程青的声音。

林美皱了下眉，不明白什么时候程青和花浣居然这么要好了。

程青提着水瓶进屋，敏锐地察觉到屋子里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对林美客气地笑了一下，直接拉走花浣，“我帮你找衣服，然后我们一起出去。”

丝毫没有在意身后林美生气的表情。

帮花浣收拾好剩下的东西，拉着她出了门，她才小声地开口：“你这样，会吃亏的。”

听她用这样担忧温柔的口气说话，花浣由不得心里一暖。

还会有人在意她吃不吃亏吗？

从来都是做独行侠的花浣，居然还有人这般担心她吃亏？

她发现，她真的搞不懂面前这个以前并没有太多在意过的女孩子。

“你还好吧？”见她不说话，程青担忧地又问了一句。

这样的花浣，和以前的她截然不同，落寞，仿佛故作坚强，而以前，她像是烧得亮亮的小太阳，让人无法抑制地想靠近她，分享她的光明。

但是她却更喜欢现在的她，因为只有这样的她，她才有勇气靠近，而不必担心她太过明亮而让自己不适应。

“我很好。”沉默了一下，花浣终于开口，眉梢微微一挑，似是想笑，最后那表情却还是淡了下去。

浴室里的水温刚刚好，而且这个时刻刚好没有什么人，所以她也乐得清静。

温热的水打在皮肤上蜿蜒而下，长发湿润饱满地吸满了水，带着微微卷曲的弧度，凌乱而随意地披了花浣一身，她微微仰起脸，接受着那一瞬间水流过身体的悸动和渴慕。

那是一种从没有过的体验，她的身体在呼唤着水，就像是鱼儿一样，当接触到水的时候，那种出自骨子里的兴奋一瞬间让人难以自持。

最近似乎一直有这种冲动，妄想时时刻刻接受到水的爱抚，像此刻，她忍不住舒服地眯起眼睛，浮现出一个餍足的表情。

太过于沉迷于自身此刻的满足，所以，她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些不该发生的状况正悄悄在她身上出现。

像此刻，她的背后，隐约有斑驳的花纹浮现，一层层一片片，影影绰绰，花纹逐渐蔓延，一直延伸到她的手臂和四肢。

花纹逐渐加深，渐渐地仿佛在更换着颜色，直至转为明亮的金黄色，看起来不再像是毫无规律的花纹，倒像是覆盖着一层晶亮的鳞片。

她心中突然一窒，莫名的火烧感传来，忍不住哎哟了一声，伸手向刺痛处探去。

奇怪，那一瞬间，仿佛有一种皮肉开裂般的痛楚传来似的。

“怎么了？”守在外面的程青连忙走了进来。

在那一瞬间，花浣身上所有不安分的斑驳花纹突然瞬间蛰伏，一下子消失不见，她微微喘息了一下，这才开口：“没什么。”

程青担心地看她一眼，“时间差不多了，你要上来吗？”

她居然洗澡洗了两个多小时，上帝！

“嗯。”她点头，但是总觉得有点恋恋不舍，“东西给你。”程青把装在纸袋里的衣服递给她，免得她到处摸索，目光一转，却被她脖子上的挂件所吸引，忍不住好奇地开口，“这是什么？”

黑色的细细皮绳下挂着一个两指宽一指长的水晶瓶，里面装了颗黑黑亮亮的珠子，若仔细观察的话，仿佛那颗珠子依稀明光流转。

居然从来不知道花浣身上带着这个东西。

“你说什么？”花浣不知道她说什么，疑惑地问了一句。

“就是你脖子上的东西，”她开口，“很别致，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呢。”

花浣不由自主地把脖子上的那个挂件紧紧握在了手中。

“你很宝贝它呢，似乎从来没有见你把它放在衣服外面。”看者她小心翼翼的样子，程青又补充了一句。

花浣回过神来笑了一下，“是啊，因为只有它才是属于我的东西，所以不希望被别人看到。”

在提到这个东西的时候，花浣似乎变得和平常不太一样呢。

“难道是男朋友送的？”程青忍不住又看了那东西一眼，说也奇怪，它的样子明明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但是它就是有一种让人一看再看的魔力。

“纪伯伦？”花浣哑然失笑，“怎么可能？”

程青也浅笑了一下，但是总觉得这事情太怪，连带那位纪伯伦帅哥也变得古怪起来，自己的女朋友受了伤，居然不知道来探望一下。

“好了吗？我们走吧。”见花浣已经穿戴整齐，她提着东西就要带花浣出门，抬头却见花浣的一头长发湿漉漉地披在身后，顿了一下，抽了条毛巾帮她擦头发。

“谢谢。”花浣忍不住有些局促。

“不客气。”程青微微一笑。

说不上来为什么会突然对花浣好，以前的花浣明亮却不合群，虽然怯懦内向的自己很喜

欢她这种性格，但是却总觉得她离自己太过遥远，而现在却像是突然能靠她很近很近一样。

一直以来，她最向往的便是花浣的那种性格，所以当看到她陷入目前的状况时，她无可抗拒地伸出手，妄想凭借自己的力量让她回到从前，与其说是她在此刻伸出了友爱的手，倒不如说是她沉闷的性格终于得到了依附明媚的借口。

出了浴室，外面的太阳依旧晒得人不舒服，程青将花浣拉到伞下，“小心点，不要晒到了。”

“嗯。”花浣应了一声，淡淡笑了一下，“我饿了，咱们去吃东西好不好？我请客，不许推辞哦。”她故意好凶好凶地瞪着她。

程青苦笑一下，故意忽略花浣失去焦距的双眼并没有看准她的方位的事实。

表面看起来，她的眼睛并没有任何不妥，依然含笑，凝眸流转，似乎依然能清晰传达出她那种冷淡的个性。

可是现在……

“好香哦，是什么味道？”花浣疑惑地顺着那香味走了两步。

“你的鼻子还真灵。”程青诧异又好笑地看着对面一家新开的“花坊”，什么时候这儿居然开了一家这样的小店？似乎并不曾留意过呢，“对面开了家小店。”

“那是自然，眼睛看不见，鼻子和耳朵也就分外灵敏了吧。”花浣自嘲地淡淡一笑，“是什么样子的店？卖蛋糕吗？我闻到蛋糕的味道了。”

程青看着对面那家店，“门面倒很素雅，店名叫‘花坊’，卖……蛋糕和各种口味的点心饮料。”她认真看着店门口的海报。

“蛋糕和各种口味的点心饮料？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花浣拉着她的手晃了两晃，对她口中的这家小店莫名地很感兴趣。

好吧，她承认好了，或许是这家小店的蛋糕做得实在太好了，害她只闻到味道就已经忍不住食指大动了。

可惜她看不到。

“青青，告诉你一个秘密哦，所有我见过的蛋糕师傅都是很帅的，我们进去看看这家的蛋糕师傅如何？”她微微侧着脸，笑嘻嘻的。

程青看着她已经一副迫不及待要去揭秘的样子忍不住摇头，拉着她的手朝对面的“花坊”走去。

刚一进门，一阵沁凉的感觉便立即浸入心脾，与外面的热辣乍然交锋，舒服得让她们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仿佛全身上下的毛孔一瞬间全被打开了。

程青在店内扫了一眼，木质的赭红色地板，粉刷好的墙壁上有色彩素雅的壁画，绘着神话传说中的故事场景，秋千似的座位吊在雕花藤架下，室内风格素静，采光极好，而店员更是……奇怪的冷淡？

程青疑惑地皱了下眉。

还真没见过客人上门都还一动不动的店员呢。

再次疑惑地看向那一男一女两名店员，那两个人却依旧没反应，只对她笑了一下，跟木头人似的。

奇怪！

拉着花浣找位子坐下来，然后程青一边报着上面的点心食单一边征求花浣的意见，点好之后才去喊那店员。

“奇怪，为什么现在的女孩子都喜欢吃这种没什么营养的东西，难道又是为了减肥？”长了一张瓜子脸模样可喜的女店员旁若无人地和那个阳光帅哥型的男店员说话。

程青的脸微微热了一热，被她这样的话刺激到了，最后只好好气又好笑地坐回花浣身旁。这还真是一家奇怪的店。

开张的时间怪，地点也怪，店名怪，店员更是奇怪，总而言之，就是古里古怪。

“她在说什么？”花浣忍住笑问她。

“古怪的话。”程青也笑了一下，“不用理她。”

片刻后，那个帅哥店员端着她们点的东西走了过来，“请慢用。”

程青接了过来，却发现他一直在看花浣，“你看什么？”

“没什么。”他不好意思地走了回去。

那个女店员此刻却从后面走了过来，端了个茶盘，上面放了一壶茶，站到了花浣的面前，把那壶茶放了下来，“小姐，这壶蔷薇花茶是我们老板送你喝的。”

空气里弥散着似有若无的甜香气息，花浣微微愣了一下，伸手在桌上摸索，碰到那壶茶后，她低下头嗅了一下那凉茶的味道，随即惊讶地抬起了头，而那两个店员也惊讶地交换了一个眼神。

原来她……看不到啊。

“你们老板是谁？”花浣急急开口，“他怎么会送我这个？”

“老板就是老板了。”女店员也疑惑地开口，这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叫什么名字？”花浣的目光顺着她的声音落了过去。

“花天，我的名字叫花天。”一个清朗温润的声音响起，随即就见一个男人从后面的烘焙室走了出来。

“花……天？”花浣喃喃自语般轻轻开口。

那个男人走到她身旁自然而然地坐了下来，仿佛与她是多年的旧识一般，程青疑惑地看着他倒了盏茶放在花浣面前，“你容易感冒，不要吃太凉的东西。”

他认识花浣吗？程青疑惑地看着面前神色淡定长相出众的男人，真是奇怪，花浣怎么会认识这样的男人呢？

他很好看，但是那种好看不是用语言可以轻易描绘出来的好看，而是一种感觉，如清风白云，如闲花浅草，是个让人感觉特别舒服的男人。

“跟你很熟吗？你管我感冒不感冒？”花浣朝里面缩了一下，脸上笑嘻嘻的，带着点儿漫不经心的玩世不恭，“什么人会取这样奇怪的名字？”

犯到她了吗？

程青疑惑地在心里嘀咕，难道人家叫花天不可以吗？还是花天这两个字在她心里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不奇怪，”花天却淡淡一笑，看到她的长发依旧半湿地搭在胸前，顺手帮她撩到耳后，“花是花开的花，天是桃夭的天。”

花浣不自然地又朝里退了一下，在花天的手伸过来的时候，却又突然顿住，她伸出手去，刚好碰到他，手指随即顺着他的手臂向上爬去，揪住了他白色衬衫的领子，然后她立即一手一边地拉住它们，然后……在众人犹如看女色狼的表情中把脸凑近花天，小狗般嗅来嗅去。

上帝啊，她在干什么？

“你……到底是谁？”花浣的手不安分地爬上花天俊美的眉眼。

“你不记得我了？”花天任她抚着自己的眉眼，眼光一扫却看到对面那两个家伙要笑不笑的表情，他把目光转了回来，脸色却依旧平静，仿佛浑不在意在别人面前上演偶像剧剧码一样。

“你的味道好熟悉。”花浣凑近他的脖子，嗅到他身上有淡淡的香味，但是却不会让人觉得他娘娘腔，因为那是一种清淡醇厚的花香味，就像他送她喝的那盏茶一样。

程青尴尬地看着仿如小狗寻找主人般的花浣，实在很难想象她会有这样一面，毕竟连自己的男友都仿佛不放在心上的人，怎么会在这个男人拥有此刻这般乖顺的表情呢？仿佛一下子纯如幼儿。

“你不认识我了吗？”花天的表情近乎失望。

花浣在他身上蹭来蹭去，忽然开口：“你是……那天送我去医院的人，对不对？”

“不仅仅是这样，”他的手抚过她的长发，“还有呢？你是能想起我的是不是？”

他的声音仿佛蕴涵着不知名的蛊惑魔力，手指在那一刻仿佛是不经意般点上她的眉心，顿时错综复杂有影像纷至沓来，她无法控制地朝后退去，话却已经无意识地脱口而出：“是的，我认识你。”

心里依旧在迷惑，刚才那一瞬间闪过的是什么影像？

抚到了他的眉眼，也许是因为失明的原因，所以手下的感觉就愈发清晰，她绝对没有见过这个男人，更不可能有机会认识这个男人而自己毫不知情，可是刚才他那样问她的时候，当他的手指点上她的眉心时，她心里忽然闪过连自己都无法置信的念头：这个男人……她认识。他令她熟悉，熟悉到这种感觉仿佛是存在于她的久远记忆中，因为他的出现，而被赤裸裸地摊平在阳光下，然后真相大白，她恍然彻悟，仿佛他的确……为她所认识！

一旁的程青早就加入了那两个看热闹的店员，一起欣赏眼前正在上演的八点档大戏，说实在的，面前的镜头也实在很养眼，虽然不知道这男人到底和花浣有什么渊源，但是看着他握住她手的举动，看着她神色间莫名的欢喜温婉，她就觉得他们像是一出绚丽浪漫的戏，看热闹的他们，根本融不进去。

“我今天本来想去医院接你出院的。”花天轻轻开口。

“可是我没有见到你。”花浣有些疑惑。

“抱歉，我有事去晚了一会儿，到医院的时候你已经离开了。”他道歉，任她腻在他身边，“之前，我因为有事抽不开身，所以一直到现在才找你。”

“没关系。”花浣轻笑一声，依旧紧紧拉着他的衣角，仿佛怕他会瞬间消失一样。

“喂，老大也太投入一点了吧？”移师到一旁的女店员苏苏疑惑地左瞄右瞄。

“就是，哪见过老大对人这么温柔过？居然还让人腻在他身旁，换了别人，怕是早就被他一掌拍飞了。”男店员楚阳也是无法置信。

“他们两个真的认识吗？”一个怯怯的却掩饰不了好奇心的声音突然在他们身边响了起来。

苏苏被吓了一跳，转脸就看到刚才的客人之一正以和她一样的姿势对着对面你依我依的两个人。

“老大说认识就是认识吧。”她不确定地回答她，然后三个人继续看着对面仿佛有无数话要说的两个人发呆。

“下午要做什么事情？”花天静静地看着和他记忆中不太一样的花浣。

“要去办休学手续，然后收拾一下回家。”花浣轻笑了一下，失去焦距的双眼犹豫地朝他的方位看去。

“要回家？”花天顿了一下，然后开口，“我不放心。”

“没关系的。”花浣不在意地浅笑，在他面前，她乖顺得像个孩子。

怎么会没有关系？

家里……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

“住到我这里好不好？这样我才可以好好照顾你。”花天担忧地开口。

“这里吗？”花浣回了下头，却又突然想到自己已经看不到东西，尴尬地笑了一下掩饰了自己的窘态。

“对，就是这里，”他微笑，“开一家幸福的蛋糕店，不是你小时候的梦想吗？”

“你连这个都知道？”花浣疑惑不已，随即微笑，“看来你果然早就认识我。”

“很久很久以前……我已经认识你了。”花天看着她轻轻微笑，“你所有的一切，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到底是谁？”花浣微微偏着头，神情有点呆，却很可爱。

“花天，”他的笑容里有说不出的神秘，却带着淡淡春意中闲花般的美丽，“属于你的花天。”

第二章 嫉妒

下午她们刚好没有课，程青依旧跟花浣一起，回宿舍帮她收拾东西。

“花浣，你真的要住到那个男人那里吗？”程青拿着件叠到一半的衣服靠近她。

“有什么不妥吗？”花浣却一点儿也不在意。

“你认识他吗？怎么可以冒冒失失地住到陌生男人的家里呢？”程青有些担忧，“不然你住我家好了。”“可是他是花天啊。”花浣皱起了眉，“他不是不相干的陌生男人。”

“可是你不是说你是第一次见他吗？”既然是第一次见面，还说不是陌生人？程青简直想发狂，原来花浣根本就没有把那个男人当陌生人来看待。

“是啊，”花浣大力点头，却在她又要开口前补了一句，“可是他不是陌生的男人，因为我的潜意识告诉我，我们是已经认识了很久很久的人。”

是吗？

看她和花天相处的样子，似乎真的如她所说，他们已经认识很久了……

电话铃骤然响起，吓了程青一跳，她伸手接过电话听了一句，随即把电话递给花浣，“找你的，纪伯伦。”

很不称职的男朋友，程青忍不住在心里如是想。

教导处。

帮花浣办好休学手续，转身跟教导主任道了谢后，他准备去女生宿舍楼下等花浣。

教导主任是个看不出具体年龄的妇人，看着他离开的身影，摘下眼镜擦了擦，然后又重新戴了回去，口中喃喃自语：“花浣的资料上好像并没有这个大哥，那么他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呢？”

教导处门外，花天正要下楼，冷不防却有人拦在了他的面前，“你的事情办好了？”拦住他的人是个很明艳的女生，挑染的直发，笑容标准到刚好露出八颗牙齿，衣着时尚，完美地衬托出她火辣的身材。

花天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来她是之前热心给他指路的女生，“你还没走？”

“我刚好在这边办事，真巧，没想到刚好又遇到你。”那女生似乎十分开朗健谈。

花天笑了一笑，没有再说话，抬脚下楼。

“你还有事情要做吗？”她跟在他身边亦步亦趋。

“是的。”他亦有礼貌地回答。

“你是去游泳馆吗？”她随着他的路径愈走愈疑惑。

“是的。”他开口回答，因为之前花浣打电话过来说在游泳馆等他。

“好巧，我正好也回去，我们刚好可以一道走。”她对他扬起明丽的微笑。

不习惯身边有人如此喧闹，看着她精致的妆容，花天忍不住想到花浣素面朝天的样子，唇边随即掠过一抹会心的微笑。

他的笑容是如此好看。

她的心内犹如小鹿乱撞，第一次觉得自己的手脚仿佛无处摆放。

糟糕，不知道今天的妆有没有花。

她今天怎么会穿这件傻呆呆的衣服呢？看起来真是浑身都不自在了。

她的脸色变了又变，神思却早已经驰骋天外，从与面前的男人第一次相识已经延伸到恋爱结婚的将来。

这个男人，她要定了！

走在前面的花天只觉得如芒在背，只好加快了步伐。

校游泳馆。

因为运动会即将举行，所以凡是报名参加了游泳项目的人没事就会来这里练习，但是现在是在上午，所以人并不太多，除了一些参赛的学生，就是某班上体育课的学生们在这里训练。

“喂，你没事吧？”说话的男生挑染了一缕醒目的金色长发，过长的刘海斜掠到耳后，完整地将俊美的五官显露了出来，嘴角噙着似笑非笑的神态，带着点儿狂妄，却有着格外令人心动的味道，虽然他也是在上体育课，但是他并没有像别的人那样穿着泳装预备下水的打算，依旧是T恤衫牛仔裤，懒懒地靠在游泳池边上。

“我都看不到了，你还问我有事没事？”花浣站在他旁边，生疏客气得像陌生人，保持着完美的微笑开口，“你最近跑哪里去了？”

“做好事去了。”他笑嘻嘻的，也不知道是说真话还是假话。

“好事？你去做好事？”花浣笑了一笑，“做什么好事？”

“献血。”他立即摆出一副很了不起的样子献宝。

程青怎么看他们两个人都不像是一对正常的情侣，也不知道花浣是看上纪伯伦哪一点，或许他是长得很好看，但是那却是种接近中性的美，或许比起花天他要更好看一点，但是花天像个男人，而他却是大众情人呢，花心得要命，也不知道花浣怎么会答应同他交往。

“小浣。”一贯温润的声音响了起来。

程青回头看过去，却在看到花天身后的女生时愣了一下，“林美？”

“你帮我办好休学手续了？”听到他的声音，花浣伸手摸索着朝声音传来的方向走过去。

纪伯伦也抬眸看向花天，只见那男人一脸担心地快走两步拉住了花浣，而花浣在抓到那个男人时便立刻笑了，纯粹明媚的如当头的太阳。

“你们认识？”林美抑制住全身的嫉妒和诧异开口。

花浣居然认识这么好的男人？

怎么又是她？

“我等你半天了。”一旁的花浣完全没法注意到身边诸位的感受，依旧粘在他身上。

林美冷冷看向花浣，转脸面对程青时，却立即换了笑脸，“程青，你也认识他？”

“嗯。”程青点了点头。

“他是谁？叫什么名字？”林美连忙凑了过去小声开口打探情报。

“他是花天啊。”被苏苏和楚阳带坏了的程青理所当然地如此回答。

“不介绍一下吗？”纪伯伦看着花浣和那个被她像无尾熊般攀住的男人伸出手去，“纪伯伦，花浣的男朋友。”

他刻意加重了男朋友三个字的发音，以示他和花浣的关系是多么的天经地义，虽然面前的男人表面看起来很正常，但是他刚才明明感觉得出来，这男人在生气。

是因为花浣吗？

花天伸手和他握了下手，“花天，我是花浣的……”

“花浣的花天。”花浣笑眯眯地接了他的话，更紧地粘住他，根本没有注意到至少有两个人为她的举动而变脸。

“……花浣的哥哥。”花天并没有受到她的影响，依然完整地解释了自己的身份——他为自己界定的身份。

林美面色不由一喜，还好还好。

“什么哥哥，花天就是花天，才不是什么哥哥？”花浣不满地皱起眉，发现自己很不喜欢他自称为她的哥哥的举动。

花天轻笑了一声，一抹宠溺之色悄然浮现，“东西都收拾好了？”

“青青已经帮我收拾好了。”她仰起脸，失明的双眸依然黑白分明。

纪伯伦看着“自己的女朋友”那样亲密地靠在另外一个男人怀中突然一笑，伸手捞过花浣，在她颊上轻轻一吻，促狭的目光看向花天，却对着花浣说话：“我送你。”

“不用了，花天会带我去的。”花浣并没有在意他的吻，再加上无法看到众人的反应，所以依然笑得灿烂。

“青青，麻烦你帮忙拿下小浣的东西。”花天突然开口和程青说话，她愣了一下，随即应了一声。

“不欢迎我？”纪伯伦勾起一抹微笑。

“没有啊。”花浣随便摆了两下手，然后对花天开口，“咱们可以走了。”她说着话拉着他就要朝游泳馆外走。

她在生气吗？

“怎么了？”花天担忧地看着她。

“我不喜欢你说是我哥哥。”她闷闷地开口，垂着头。

“为什么？”花天反问她的。

“花天，”她慢慢地开口，松开他的手，“你是我的花天，不是我的哥哥，或者其他。”她的话语，像亘古以来就许下的誓言一样坚定，却如此的自然而然，让人无法抗拒。花天点了点头。

是的，我是你的花天。

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是。

凭着感觉而完全依赖和信任我的你，仍然是我一早就认定的那个人。

我会用我的生命守护你的……周全。看着自始至终把她当隐形人从她面前经过的花浣，林美恨恨地握紧了手指，直到指尖泛白，她悄悄伸脚出去，毫不防备的花浣重心不稳，顿时朝身后的游泳池内摔了下去。一切都在一瞬间完成，快得让众人无法拦阻。

“小浣！”花天吃惊之下也跟着跳下了水，一旁的纪伯伦身子动了一下，不知道为了什么，最终却还是没有跟着跳下去，程青惊讶地看向林美，却见她正以无辜的姿态看着她。“我不是故意的。”她说。

“小浣！”跳下水的花天七手八脚地捞起花浣，一旁的学生发现后顿时围了一片。

“不上课了？”体育老师在他们身后吼了起来。

“小浣，你没事情吧？”花天吃惊地半抱着花浣，在她背上轻拍。

“我……没事。”花浣咳嗽了两声，吐出了不小心呛进去的水，只觉得整个人的体温仿佛突然升高，有点晕乎乎的感觉。

“你……”仿佛是在一瞬间发生的变化，花天的话还没有吐出口，便看到了眼前惊人的一幕——

一片鱼鳞状的花纹正以恐怖的力量自花浣的双手向上延伸，他拉过她的手臂正要细看，那片奇特的花纹却又瞬间褪了个一干二净，待他放下她的手，那种奇特的花纹却在遇水后快速纵横滋生，亮晶晶的，仿佛是真正的鳞片。

那是……

他震惊地瞪大了眼睛。

难道她就是……代表着长生盛宴来临的人鱼族类？

怎么可能？

“鱼！鱼！”靠得最近的学生忍不住叫了起来，惊讶地指着花浣身上的花纹，听他那么一说，围观的众人顿时“哗哗”一下争先恐后地爬上了岸，慌乱成一团。

“怎么了？”花浣昏昏沉沉地开口。

眼前混乱的状况由不得花天细想，他只好打横抱起花浣，飞快地离开这个地方。

夜，深不见底的黑，空气闷热无比，仿佛昭示着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雨。
木桑后山，在夜色中犹如一头静蛰的怪兽，在这样的夜晚，与白天有着截然不同的改变。
细细小小的声音在这座山的每一个角落响起，绵绵不断，此起彼伏。
一道赤红色的闪电划破夜空，瞬间的白亮之后，整座山又恢复一片死寂。
这世上最可怕的东西，无非就是黑夜，无非就是深不见五指的黑暗。
在这样的夜晚，仿佛总有某种未知的恐怖力量出现。

比如……现在。

“喀喀喀……”仿佛老化的木门被推开的声音自后山的墓园响起，那声音沉闷无比，仿佛来自于深不可测的地下。

一簇簇幽暗的绿色水焰在半空中升腾，“喀”的一声后，一只手掌缓缓地自地上探出，苍白干瘦不见丝毫血色的指爪用力，“哗啦”一下把那墓地的缺口剥开得更大，另一只指爪也慢慢地探了出来。

不止这一双，其他的老旧墓碑后也在那一声之后探出了令人望而生畏的指爪，手指上留着长而尖锐的指甲，皮肤溃烂污秽，仿佛一碰便会剥落，如果被一个正常人看到眼前这一幕，不被吓死也会发疯。

从地下钻出来的那些人形怪物摇摇晃晃地聚到一起，他们依旧保留着入土时的样子。只是因为年代久远的原因，身上的衣服和皮肤早已经破败，关节僵硬，行动迟缓，眼睛的部位只有两个黑洞，看起来让人顿觉毛骨悚然。

血……

好渴望血的味道……

聚在一起的他们复又分开，摇摇晃晃地分头活动起来。

又一道闪电劈了下来，映出了他们苍白萎缩的面容和木然的神情。

半空中，依稀有鸟状的东西掠过，最后慢慢落在了木桑山的最高峰上。

半山腰处，身上裹着斗篷举止优雅的男人，不屑地看着四处觅食的人形怪物冷笑，“凭你们，也想来争夺人鱼？太不自量力了吧。”

他勾起如血般的红唇微笑，两颗尖尖的虎牙清晰无比地显露了出来，明明没有风，身上的斗篷却急剧地飞扬起来。

他一定要赶在这些肮脏的家伙前动手，尽快找到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的“那个人”——那个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痕迹的人鱼。

他转身，看向山脚对面，那里，是光明与黑暗的界限。

他的身影在瞬间模糊，直到消失不见。

“轰……”雷声隆隆响起，酝酿了多时的雨终于倾盆而下。

火，好大的火，灼痛了她的眼睛，也灼伤了她的心……

“不要！”尖厉的声音让她自己都吓了一跳，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残忍？为了夺取这块地的使用权，强制性地让她搬家，更是当着她的面，毁掉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外她最爱的东西。

绿色的枝叶在烈焰中逐渐变色，枯黄，焦黑，散发出刺鼻的味道，花瓣纷纷坠落，随即被大火吞噬殆尽，像挽歌一样凄艳，看着犹有人砍着那些枝叶往火里抛去，她忍不住扑了上去，“不要！”

有人狠狠地推开了她，手中的铲子依旧毫不留情地落下，一下、两下、三下……

她的额头撞到了墙壁上，血缓缓地沁了出来，她呆呆地倒在地上，怔怔地看着肆虐的火舌。

如果不曾爱，该有多好？如果不曾对这样一株伴了她这么多年的蔷薇产生那么多感情该多好？从五岁到十四岁，她整整和它一起度过了九年的快乐时光，从她的幼儿期一直到她的

少女期，这枝雨天被她捡回来的疲乏干枝就像是她青春的见证人一样，陪着她的青春绽放出生命中极致的美丽。

它之于她，就像是生命中最重要朋友或是伙伴、甚至亲人一样。

说不清楚对它说过多少话，吐露过多少秘密，倾诉过多少小小心愿，可是如今只一把火，他们便将她的前尘往事悉数毁去。

就如同之前那场莫名其妙的车祸，葬送了她父母的性命，如今这把火，更是彻底将这世界上唯一同她最有关联的东西毁掉。

如果不爱，就可以不用像现在这么痛苦的话，那么……她会选择不爱。

“除非你们回来！”那一年，她冷冷开口发誓。

除非你们回到我身边，我才有爱。

人已散，火渐熄，她冷冷看着地上焦黑的灼烧痕迹，伸手抓了一把，燃烧尚未停息，她的手顿时察觉到一阵刺痛，她却依然没有放手，只因为她感觉到有个东西硌到了她的手。

这是什么？

她摊开手，拿衣服将那东西擦干净，放在手心仔细端详。

乌漆漆的珠子，如玉如石般的质地，仔细看，似有明光流转。

“花妖，是你的魂魄吗？”勉强勾起唇角，她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砸在手心里，冲出黑黑白白的痕迹。

从今以后，她再也不要这样了。

再也不要轻易放感情下去。

那样刻骨的痛，那样入髓的伤……

惊喘一声，她自床上翻身而起，半晌才平息了心中急促的狂跳。

侧耳倾听，外面还在下雨，打得噼噼啪啪。

伸手抹了下额头，全是汗，花浣这才发现屋里的空调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怪不得她做噩梦，睡得不好嘛。

“叩叩！”敲门声传来，她坐在床上没动，“谁？”

“是我，你醒了吗？”门外的花天一如既往地静静开口。

“醒了。”花浣连忙应了一声。

“我可以进去吗？”花天随即又补了一句，“我只是担心你因为看不到而弄伤了自己。”

“我穿得很工整，”她笑，“君子，你可以进来了。”

门轻轻一响，有人进了屋，随即一股熟悉的花香来到她身旁。

“别看我，大早晨起来没洗脸很丑的。”花浣凭感觉摸到他，然后把他推着转了个身。

“我见过你更丑的样子，拖着鼻涕的丑丫头。”他笑眯眯地开口，揉了揉她的长发，不小心却看到她额发附近一道深深的印痕，手抖了一下，口气却没有改变，“你看你，一身的冷汗，起床去洗个澡吧。”

拖着鼻涕的丑丫头？

被他这么一说，她仿佛真的确定他有看过那个年纪的她。

脑海中一时有太多的片段和人物闪过，却没有一张是她所感觉到的他的样子，但是她真的仿佛确定他是在很早很早以前存在于她身边的。

“别发呆了。”他拉起她，帮她穿上鞋子，带她朝浴室走去。

“你是花天？”她突然开口。

他回头，顿了一下，随即回答：“是，只属于你一个人的花天。”

花浣微笑，心头却掠过微涩。

花天是花天，花天却不是她的花妖。

失去的，便真的不能再找回了吧。